

从那片土地走来

□ 曹伦平

端午节还没过完,我就从故乡宿迁带着一身的泥土回到了镇江。鞋面上、裤脚上,都沾满了已经变干但尚未完全脱落的泥巴。因为第二天上班,尽管家里麦子还没收完,家人不断挽留,我还是踏上了回镇江的列车。

车开出时,公路两旁都是一片片金黄的沃野。风乍起,蔚蓝天空下,涌动着金色的麦浪,随风起舞,翻腾不息。远看,那一望无垠的麦田,和天连成了一片,很是壮观。空气里充满着夏天的热烈和谷物成熟的

味道。

苏北乡间的端午节总是和夏收、农忙连在一起,几乎没有仪式感。粽子是家前屋后汪塘边的芦苇叶包的,除了糯米,一般没有其他馅料。白粽蘸白糖,在儿时记忆里也是难忘的美味。母亲用买来的五彩绒线系在孩子们的手腕、脚腕或者脖子上,以祝愿儿女平安。待到农历七月初七,方才能剪下,扔在屋顶,喜鹊衔走这些绒线搭建成鹊桥。在端午节这天中午,母亲也会多加几个菜,大家匆忙吃完,来到田里,抢收麦子。

自幼,母亲便告诉我,农村不养懒汉。在农忙时节,只要是能走动路的,都不能闲着。从七八十岁的老人,到六七岁的孩童,都有事

情做。捡拾麦穗、撑个口袋、找拾散落的麦粒、烧饭送水……总能找到适合每个年龄段的活。

在农村人眼里,土地大于天,粮食大于天,目光所及之处颗粒归仓。幼时,在我还干不动重活的时候,农忙时做得最多的活,就是捡麦穗。在我很抗拒,不想继续干活时,母亲会说,这个时节,只要到地里弯下腰找一找、捡一捡,总能找到粮食。看似不起眼的穗穗、一粒粒,在冬天时,足以让一家几口人吃上一顿饭。这个朴素的道理,道出了农忙时,那分秒必争的紧迫,更蕴含着农民对土地、粮食最虔诚的尊重。

我是从那片土地走出来的,直到18岁,离开家乡到了苏州求学。当时,想脱离农村、脱离那片土地的渴望近乎痴狂。那时的我,年少、自私,甚至有些叛逆。当我慢慢长大,父母逐渐衰老,再回想起之前的想法,才感觉是如此的幼稚。

在当时的宿迁农村小学,每年农忙的时候都会放假,方便老师和学生回家农忙。这是一个非国家法定的假期,这个名叫“麦假”的假期也独属于那片土地上的孩子。

这次回乡,正值麦收季节。老屋前种了约半亩地的麦子,因为种

在树林间,树木枝繁叶茂,导致收割机无法进入,加之小麦成熟前,遭遇狂风暴雨的肆虐,倒伏比较严重,只能人工收割。

大约早上5点,还在睡梦中的我,隐约听到父亲磨镰刀的声音。待我醒来时,发现父亲已经割了许多。我找了把锈迹斑斑的镰刀,磨好后,也来到地里。已经好几年没有割过麦子的我,动作显得有些生疏,父亲割起来明显比我熟练。

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。”太阳火辣辣的,几分钟后,汗便顺着脸颊流下来,滑落到镰刀手柄上,滴进了田里。我的后背也早已经湿透,不时还有汗流到了眼睛里,火辣辣的。

割麦子一直要保持弯着腰的姿势,再直起腰时,发现很难站直。右手握着镰刀,左手抓着一把麦子,将镰刀抄在麦秆的根部,右手用力一拉,再用镰刀勾着割下来的秸秆底部,左手配合着握紧秸秆上部,将麦子放在地上。

割下的第一把麦子,要做成一束绳状的长结;一手握住麦穗的下面,一手转动打结。割下的第二把麦子再压住麦穗的结点,等到麦子差不多成捆时,双膝跪在上面压实压紧,以挤压内部的

空间,使得成捆后不易松散脱落。这时,再两手握住长结的两端秸秆,憋上一口气,拧紧打结,这样一个二十斤左右的麦捆就完成了。

之所以这样捆扎,主要是便于拖拉机或者平板车的运输,且节省空间,实现运量的增大。在装车或人力运输时,两个腋下各夹紧一捆,双手再各拎上一捆。

看着父亲一刀接着一刀,我也强忍着继续割了起来。一个多小时下来,脸上的汗都已干了,尽管戴了护袖,但手臂仍然被麦芒刺出密密麻麻的红点,脸上、手上、鼻子里全都是麦灰,只有握镰刀的右手心是白的。

麦子刚脱粒完,就下起了雨。我拿起一本《路遥全集》蹲坐在屋檐下。听着外面沥沥雨声,和着雨滴打在用来遮盖麦粒堆的塑料雨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,算是农忙里难得一见的清闲。

做教师的父亲工资涨了几次,但作为农村人,土地是父辈最踏实的依靠。几年前,父亲工资很低,我和弟弟的学费、生活费里,都装有他们在那片土地里滴下的汗水,所以我深爱着并感激着那片土地,连同生活在那里勤劳坚韧的人们。



童年“赶山”

□ 简兮

7岁开始,我就和姐妹们一起推磨,整整十五年。每隔一天的凌晨,我都和石磨一起度过,当年的我,对推磨有着深深的厌恶。

大家调侃说,推磨是“赶山”。婶子和嫂子一见面就说:“嗨,你们家今早‘赶山’了吗?”因为推磨的人抢了“驴”的活,转了一圈又一圈,却总走不到山顶,不就是赶山吗?别人赶集,我们“赶山”!天壤之别!

其实,我们家的磨盘不大,两个人就行,我和姐姐一起推,姐姐掌舵,往磨盘里加粮食,我只管出力走路,姐姐出嫁了,妹妹掌舵,我还是只管出力,我有大把的时间,我得找点事做,那怎么办呢?

当年可没有什么“随身听”!我就一边推磨,一边想找事干,不想让时光偷偷溜走。一推磨,我就不停地

转着脑袋,给平时听到的故事编不同的结局,那个薛仁贵后来回来吗?罗成那一枪有没有刺到对方?后来又怎么发展了?想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,有时,磨推完了,我的故事还没结束,下次推磨接着编。再后来,我拿着英语书,借助清晨的微光,背英语单词,要不拿本语文书,背文言文,做得最多的一件事,就是自己演个“小品”。

我记得有一回,我自言自语,替不同的角色说话,被姐姐骂了一顿,她还向母亲告状。母亲批评她:“你不要管她了,只要把磨推完,不就行了?你计较那么多干吗?”现在想想,觉得自己真搞笑,那么难熬的推磨时光,竟被我过成了快乐时光。

最近,我又问母亲,老宅的磨盘哪去了?她说,前几年还看到在你哥家,后来被他卖了50元,没亏钱,还用

了这么多年!我说:“妈,你知道那些磨盘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吗?都在风景区,被人家看作老古董,被游人踩在脚下。”母亲继续说:“现在吃煎饼也不用石磨去磨,有人专门卖煎饼;吃豆腐,可以去超市买,还便宜……”

母亲滔滔不绝地讲起多年前的往事:“那时候家里穷,买不起石磨。可家里吃的煎饼,喝的稀饭,都要石磨来加工,天亮了还要去下地干活,所以,天亮之前,必须把一天吃食准备好。”

有一次,母亲早早起来,想借用大妈家的磨,磨煎饼吃,可刚把磨盘洗刷干净,大妈便把自己家的粮食放到磨盘上磨起来。那一天,母亲都没能吃上饭。后来,母亲动员父亲想办法弄一盘磨,我问她:“你非要吃那煎饼?”她说:“傻孩子,你

凉拌黄瓜

□ 徐卫华

物老师,从不亏待任何植物。

黄瓜秧爬上架子时,开始陆续挂上嫩黄色的小花朵,似乎来报答主人的辛勤。爸爸妈妈每天“检阅”瓜果,哪个能摘,哪个不能摘,他们都有数。我们最期待藏在叶子下的黄瓜,等到个儿长大了、叶子挡不住了,才会被爸妈发现,这时黄瓜已经老了、变黄了,上不了桌子,就可以任由我们小孩处理了。

凉拌黄瓜是夏日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,但各家的做法会有不同。我父亲通常是将黄瓜一分两半,挖出瓜瓢,平放在菜板上,接着把黄瓜拍松,再斜切成段;我们小孩负责把大蒜瓣剥皮,用蒜臼捣成蒜泥;爸爸接过蒜臼用勺子一旋,就把蒜泥挖出来了,放在切好的黄瓜上,浇上甜油、香油,再腌一会儿,清香爽口的凉拌黄瓜就做好了。

母亲的做法跟父亲略有不同。她把一条黄瓜攥在手里,转着圈削,手起刀落,片片楔子样的瓜片便落入盆中,几圈下来,圆滚滚的瓜瓢就露出一截,等在旁边的我们忙不迭伸手去接,母亲轻轻一点,瓜瓢就落入我们的手中,兄妹几人分而食之。瓢里有籽,籽里有浆,轻轻一嚼,哇,爆出的浆都是黄瓜的清香。

大姐喜欢把凉拌黄瓜做成酸辣味儿。她将干辣椒放在热油里炸透,倒入切好的黄瓜段,再倒入甜油、醋、蒜末,搅拌均匀,黄瓜段立即收缩,一盘酸辣爽口的黄瓜就上桌了,爱吃辣的人最喜欢,我对辣过敏,一口也不敢尝。

那时候,虽然每天都有黄瓜成熟,但凉拌黄瓜却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,一般得父亲周末回家才做,或者是家里来亲戚才能吃得上,平时,我

们只能抱着生黄瓜啃。黄瓜常有,甜油、香油不常有啊!

也许是遗传因素影响吧,我们家孩子也特别爱吃凉拌黄瓜,从小到大大不知做过多少次凉拌黄瓜了。现在孩子在外地定居,一年只有逢年过节回来一两趟。孩子回来,一般是一家人到餐馆聚餐。没有孩子期待的眼神鼓励,也就没有兴致去做菜了。

今年母亲帮我们在院子里种了四行黄瓜,每天都有黄瓜长大成熟,晨起摘黄瓜成了一件乐事。很少做菜的孩子他爸竟也习得一手凉拌黄瓜的手艺。他先将黄瓜削皮,然后连瓢滚刀削成锥状段,加少许盐和糖,适量醋、香油、葱、蒜,用宿迁本地产的甜油腌拌,味道鲜美,百吃不厌。每次,我们都用微信跟远在他乡的女儿分享,倒也其乐融融。

燃烧吧,“苏超”!

□ 胡海燕

比分会怎么样?我并不在乎。

虽然我仍记得6月21日,宿迁队1分惜负盐城队的画面;6月29日,宿迁队领先后被追平比分。虽然我希望宿迁队一直能赢!但我更知道球员已拼尽全力,会拼尽全力。

那一天,整座城市为一场球赛沸腾。十几辆转播车浩浩荡荡,一路旌旗招展,横幅暖心:“赢了一起狂,输了一起扛。”“比赛第一,友谊第十四。”段子手在民间,总在不经意中抖落包袱。

这个夏天,“苏超”比天气热。受感染的我,第一次来到赛场看足球赛。

场外人山人海,排成长龙。场内人头攒动,座无虚席:既有许多穿着装备齐全,阵容强大的铁杆球迷;也有我这样凑热闹的临时粉丝。“苏超”证明,比赛从来不缺观众,缺的是精彩。

项王故里那酒一样的热情,被“苏超”点燃,两万余人“苏超”第四轮的对决——宿迁队对阵盐城队助威。尽情释放的血性和激情,绵绵不绝的呐喊、是铿锵有力的战鼓,似千军万马,似千年鏖战。6月21日那天,我们只有这一个信念——赢!

开局,宿迁队士气高涨,长传、点射,漂亮的弧线,直奔球门。场上沸腾:“宿迁队加油!”此起彼伏。可惜对方守门员一个鱼跃,球被稳稳地接住,没射中!

来不及叹息、开球,带球穿插,传!再传!宿迁队第一射门高驰被对方球员包夹,始终无法接近球。忽然,球被传到他身前两米远,他左冲右突,极力甩开盯梢,可是跌倒了。他就地一滚,立马可以铲球射门!但对方眼疾手快,斜刺着冲出来,在他眼前飞起一脚,将球踢出十几米远。

19分钟时,不知怎么回事,

只见盐城队员轻轻一顶,球在守门员的眼皮底下进了——0:1,大屏上第一次有差距。

“没关系,不急!我们有的是时间。”我想。

果然,十几分钟后,宿迁队积极拼抢,终于抓住机会,射门,球进了!蓝色海洋般的球迷们站起身来,兴奋地鼓掌、呐喊,声遏行云。大屏上打出1:1,全场雷动。忽然,大屏又变回0:1。原来,闹了个乌龙。

下半场,由于体力消耗,赛场上的悬殊一眼能分辨:宿迁队控球能力稍逊,战线偏长,射门容易被拦截;反观盐城,队形紧凑,全员配合紧密,传球准,接球稳,射门有力。守门员更是如门神,慢镜头中,他扑球倒地仍把球死死抱怀里的身影,令人动容。我想,即使那球是个炸弹,他也不会松手。

接下来的拼搏已经白热化,一名名队员被担架抬走,场上队员的汗水将球衣湿透。

人散,风起,云不动,心头沉甸甸。耳边传来两千年前的《垓下歌》:时不利兮雅不逝……他们,拼尽了全部的力量,无论输赢都是英雄。

说好了的赢了一起狂,现在,我们一起扛。赛后,宿迁队没有萎靡,绕场一圈,感谢球迷。盐城队没有骄傲,击掌致敬。友谊第十四,只是笑谈。散装是赛场的拼杀,场下,没有人能阻止大运河的血脉相连。同样的晚上,还有常州大雨滂沱中的0:4。赛场就是如此,差之毫厘,让你拼尽全力也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。

“苏超”,有胜负,但不仅是胜负。无论输赢,这是一场盛夏的狂欢,这是一场关于足球精神的角逐。

我想,我有些浅薄了。结果不重要,热爱就好。输赢不重要!尽情燃烧吧!我们仍然在一起,不在乎几比几!

友谊第一

□ 零的门

蒸烤模式的盛夏
没有遮盖住两万球迷的热情

今晚,我们相约在奥体
弘扬一场霸王盖世的神武
苏超焰火在宿迁盛况空前

一块块带着体温的冰砖
一团团带着炽热的欢呼
来吧!连香港的伙伴们
对阵必须在友谊中闪烁
来吧!拉拉队的少男少女们
扯开嗓门,挥舞手臂

为今晚火热的奔跑添柴
加油

当大屏把东道主二字飘起
注定今晚的待客之道
不能让做客的兄弟尴尬
苏超不仅仅是输赢的超燃
还是一场你依我依的叙旧

本是同根生的苏北连枝
从此改写拼与搏的捷音
在今晚早起平坐中握手言和
走!骆马湖边吃烧烤去
请兄弟喝宿迁的海之蓝

致宿迁足球运动员

□ 张克铖

我不是足球运动员
今天,我的心跳和你一样
比盛夏的太阳还滚烫
苏超,燃起我百分百的沸点
我要高呼:足球,我爱你没商量!

我没有上过战场
但羡慕7140平方米的绿茵场
这里拒绝硝烟和战火
这里欢迎文明与友谊
这里盛行竞技与力量

我也没有身临赛场
我的眸子比电视荧屏还闪亮
颠球,踢球,停球,运球
你的每一个动作
像磁石紧紧吸引我的眼球

弧线球,电梯球,马赛回旋
你的每一次演绎
如魔术牢牢牵住球迷的心弦

踢足球,岂止是技术
带球突破、头球解围、凌空抽射
那是精妙绝伦的艺术
观比赛,又何尝不是观战略
团队配合,全局掌控,未雨绸缪

新时代,我们携手追逐伟大的梦想
众志成城,共同描绘崭新的华章

苏超!今天我们一起奔赴战场
宿迁!今宵我们高歌引吭



主编:顾园园

邮箱:sqswtx@126.com